



書經集注

書卷之七

周書

旅獒

大誥

康誥

梓材

金縢

微子之命

酒誥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149
7



117
149
7



書經集註卷之七

旅獒

西旅貢獒。犀刀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弗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反杜本，盾踏不踞，以次也。趨階而走。靈公呼聲，勢而屬獨之。勢亦踏階而從之，則勢能曉解，去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和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

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天。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皇音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矣。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殺。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有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有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

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佻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義。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契而言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公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繁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于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弁甲正，創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篇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音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王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下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俗作却非也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東方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壇三壇王王之位也自南

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周公卻レ卜公之下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レ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自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在公穆レ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壇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夫以且代其之身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其武王也邁遇厲虐虐暴也不子元子也且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非是詳下文子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且於乃命帝廷無暨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

書經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盖
 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
 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
 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
 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
 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
 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如林反
及堪也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且多材多藝不能
 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抵畏嗚呼無墜天之
 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

任大其責重未可以矩故又嘆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侯爾命侯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重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父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

之意以見公之違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于人以相參考二龜者于人所卜之龜也習重聲也謂于龜之兆同則籒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求終是圖茲攸侯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

新受三王之命而求終是圖矣茲攸侯者即卜文所謂歸侯也。丁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自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滕以金緘之也。翼自公歸之明白也。瘳愈也。按金滕之匱乃周家藏上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詞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發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

之變欲卜啓金滕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祝為後來自解詰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

鯀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二十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之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

辟讀為避鄭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

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詩經卷之七 卷七 十一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鴚王亦

未敢諂公。

鴝鴚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諂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未盡樞木

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

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三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前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徃及首尾又自三年也。

詩經卷之七 卷七 十一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曰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自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家。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

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
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樞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
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
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辟叔流
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
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諸命事之

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
平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之二叔流言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懼
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
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
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
主下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

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暗不遠卜曰寧王惟
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
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
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遠下故周公以
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
復腹音誥論之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
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

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
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
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
家武王遂喪而不以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
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
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
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三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天功予不敢閉
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脩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

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静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大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

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曰予復受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叙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婞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春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救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我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盖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連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身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求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

予造天後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

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愁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印我也故我冲人亦求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後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授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

御事之避事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

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夫明畏弼我

丕丕基

上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我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

謂朕憂協朕カニ。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レ。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下而我獨可廢下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益輔成我不不其業其可遠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天閱カ。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亦惟用勤カ。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和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後。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反部卸閉而不通。然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去聲

書經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
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裴輔也寧人
武王之太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太
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
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
功所終乎勤懋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懋我民如
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
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
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
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述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為矧肯構厥父菑厥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

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太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自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
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苗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若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若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苗。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稱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天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廩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伐。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廢邦君越爾御事棄邦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
時周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
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
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天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
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
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伐。矧

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
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
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
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
天棊忱。所謂迪知者。蹈行其真知之詞也。越天棊
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
不足以當之。况君與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闕天之
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棊忱。詳周
公前後所言。則十人
之為亂臣。又何疑哉。

書經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予曷其極下。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入。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和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己。而反復終始乎卜之卜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

書經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

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

求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脩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主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脩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也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

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
曰先主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
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
歆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
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
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

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
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
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
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脩厥猷獲有令聞恪慎克敬肅恭
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
祗協庸建爾于大宮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舉，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飲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由，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也。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僭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福。過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微其原一開，未流無所不至。成王於采，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之事。豈周室既衰，魯曾竊借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矣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

聲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兒易為稱武王，尤為非。象寡兒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此武王為寡兒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

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南音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在茲，註尊也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初，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二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二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殺，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聲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
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
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
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
罰而用德也終則
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
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尤勗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
人易忽者而不忽焉
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

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
 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
 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
 追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釐西土之
 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
 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
 各得其理莫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
 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及武王
 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
 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
 晉南為鄘晉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

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以地
 相比近之辭
 然不可考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
 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乂民汝不遠惟商苟成人宅心知訓別來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老心。慮心也。女。汝。上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何。又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祇通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不遠。惟商。苟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

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體動無遠。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廉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諝乃心。無康。

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惘痛瘵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
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
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
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
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
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
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
之不失其所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
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責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火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處君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其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入之下又按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

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去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

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

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去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象。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去聲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

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
去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
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究殺越人于貨賢不

畏死罔弗慙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賢強慙惡，
罪非為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
姦究殺入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
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

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
罰之當。
去聲罪。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弟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弟茲不

書經集注 卷六 十一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彜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愆即上文之罔弗愆言寇攘姦究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

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彜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

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

茲義率殺

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賞之法矣况外
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
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
病君上是乃長聲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
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
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皆上立私則速
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
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
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
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

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
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
其臣惟威惟虐大放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
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瘵
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思故則有所不忽，思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思云。

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入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静未能止其心之狼疾迪之
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上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
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

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
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彘
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
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自言汝敬哉毋作可
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
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

謀實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果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罔予常汝念

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勿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惠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並同。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末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

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蔡祖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顛書首稱君顛，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其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太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

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於妹邦不應評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太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於之意，其事則王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一篇而實為二書，雖若一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太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庶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庶戒謹也少正官之副

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庶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曰天毒降火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

書經集註 卷之七 四十一

專。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度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ハ小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彛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

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脩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買醵，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
克求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求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求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入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多々々々乘シ但邦君御事小子尚克コトカク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必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柴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
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
難保終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
所以用入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
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

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
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
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

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
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
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
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
而言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
事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
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爨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書經集註 卷七 四十一

自速辜

以商受荒腴于酒者，善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
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
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悔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
誓所謂音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
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
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
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
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

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夫降喪
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
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

可不夫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受如此其詳者古
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
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其可不明殷民之失為
大監戒以無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劾ウツ茲ウツ殷獻ウツ臣ウツ侯ウツ甸ウツ男ウツ衛ウツ矧ウツ太史
友ウツ內ウツ史ウツ友ウツ越ウツ獻ウツ臣ウツ百ウツ宗ウツ工ウツ矧ウツ惟ウツ爾ウツ事ウツ服ウツ休
服ウツ采ウツ矧ウツ惟ウツ若ウツ疇ウツ圻ウツ父ウツ薄ウツ違ウツ農ウツ父ウツ若ウツ保ウツ安ウツ父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劾ウツ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ウツ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
甸男衛使之不涵于酒也茲ウツ殷獻臣侯甸男衛與
文王ウツ慈ウツ濩ウツ邦ウツ庶ウツ士ウツ同ウツ義ウツ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
謹矣况ウツ太ウツ史ウツ掌ウツ六ウツ典ウツ八ウツ法ウツ八ウツ則ウツ內ウツ史ウツ掌ウツ八ウツ柄ウツ之法
汝之所反者及其賢臣百寮ウツ太ウツ臣ウツ可不ウツ謹ウツ於ウツ酒ウツ乎
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
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
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
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劫愆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愆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侂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公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木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白晝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

可平。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道迪為惡之諸臣百士雖酒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明享為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成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恭勿辨司民酒于酒。

辨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者不可禁矣。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此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入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篇

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達王惟邦君

大家，臣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臣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疾也。此章文多未詳。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和君越
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

監二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

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養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堅茨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治也。敷苗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堅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數苗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堅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稟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

邦不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秦誓曰友邦。永若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主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命

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惠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懌，祝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求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親禮考之天子以正遇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書經集註卷之七終

